



# 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  
**A14-15**

齐鲁晚报

2022年1月24日  
星期一

思  
／  
想  
／  
光  
／  
华  
文  
／  
字  
／  
魅  
／  
力

□□  
编辑：向继平 红



【回味无穷】

## 除夕这天

□许志杰

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叫做除夕，意思大概是大年初一前夕的意思，亦有“岁除”说，旧岁至此而除。夕是夜晚，又称大年夜、除夕夜、年五更，我老家潍县东南乡一带（山东潍坊市坊子区）叫年除日。传说“年”是一种除夕骚扰百姓家的凶猛动物，家人围坐一起，一是表达对即将过去的这一年的不舍之情，再就是家人守岁抱团取暖，共同抵御“年”的侵扰。我们习惯说的“过年”，实际指的就是除夕到大年初一这段过渡时间。其他的诸如拜年、走亲访友等活动都是为庆祝过年成功而设立的隆重仪式，所谓欢度春节是也。按照农历的时象排序，除夕一般是腊月三十，所以也有年三十之说。腊月既有三十天的，也有二十九天的，年除日并不固定，而是根据农历腊月月份的大小确定，或腊月三十或二十九。

除夕是大节日，而且处在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，要做的事和习俗讲究就会非常多。各地风俗不一，我老家早饭要吃面条。为什么要吃面条，没听老一辈的人解释过，个人理解，应该还是与这一年最后一天有关。面条有长久寓意，虽然在即将过去的一年，大家的日子过得不尽相同，还是有一种不舍之情，让这一天像面条一样尽量拉长，再长些，表达一种怀旧的态度。吃过面条，家人们就要根据不同分工各司其职，比如打扫院落和房前屋后的卫生，近中午时打糰糊准备贴春联。这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工作，家里的老人会披挂上阵，即便不是动手去干，也会加入进来，亲自指挥，尤其要亲眼矫正春联的方向，达到横平竖直、工整庄严。我们家贴春联时父亲总是拿出义不容辞的样子，一会儿近看，接着又远瞅，很能体现老一辈人那股最讲认真的劲儿。后来有手机可以照相了，还要拽着孩子们照张相，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记录下来。别说，现在去翻前几年的照片，真有一种暖心的幸福感，那是过年带给孩子们不尽的快乐与思念。

贴过春联，晌午已到，午饭要吃包子。如同早饭要吃面条，中午为啥吃包子也没有权威答案。除夕日母亲告诫孩子们最多的一句话是：少说话，尤其不能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。少说话也就包括了不要问这问那，说是怕哪句话激怒了“年”，惹它老人家生气。我们都是听话的好孩子，结果把长知识的机会失去了，如今还不知道除夕日中午为什么要吃包子。我猜与包子的发音有关，包住——包子，让包子“包”住福气，吃到肚子里，带来来年。再者，把不如意之事包起来，吞到肚里化为乌有，换得新年新气象。其寓意跟年五更吃水饺很相近，只是使用的馅子不一样。包子馅多用潍县名产萝卜加五花猪肉，水饺则有白菜肉和豆腐素两种。年五更吃豆腐素馅，都有福了；上午拜年结束回家再煮白菜肉，发财致富，越吃越有。丰富的想象希图得到五谷丰登的新一年。

吃过包子便是祭祖的时间了，带上贡肴，有白鳞鱼、油煎豆腐、炒菜，以及馒头、水饺、橘子、苹果，还要带上一挂鞭炮。把世间过年的一切美好都带给故去的长辈，给他们拜年。除夕日祭祖只有家里的男丁可去，我的理解是因为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诸如准备年夜饭、包水饺，或者尚有其他讲究，但是我并不清楚。当然我说的是我老家的风俗。十里不同俗，我老家这里就是这样。

除夕日白天的活动主要就这些，或者还有其他，只是我不知道或者忘记

了。对，还有一个说法，除夕日无论是农历三十还是二十九，在农村都是赶大集的日子。除夕日赶集的人会少些，时间也短，匆匆一赶，各回各家，准备过年。到了除夕日才来赶集备年货，叫“赶穷集”。农村有“进了腊八就是年”或“进了腊月就是年”的说辞，忙年、备年货是头等大事。经过了近一个月的忙活、准备，到年根子了还没有备齐，缺这少那，不是这家主人治家无方，就是穷得置办不起。到了除夕再不赶集买点年货，真的是像过去的话剧《白毛女》里演的那样，连一瓢包水饺的面也没有。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现今物质极大丰富，不必备屯年货，除夕日赶集也不是什么“赶穷集”，可能忙工作或是闲逛。时代的进步，于人们生活中折射出的巨变最为明显。

晚饭便是年夜饭。在我的脑海里没有小时候吃年夜饭的记忆。那时爷爷奶奶住在外地，爷爷是火车司机，常要年夜值班，他们过年不回老家，有些年我会陪着爷爷奶奶过年。父亲也是火车司机，跟爷爷一样年夜经常值班，且乐于助人，往往在过年时把应该休息的时间调换给他人。所以从我记事起几乎没有父亲与孩子们一起过年的场景，记忆最深的往往是快过年了父亲赶着去上班，带给孩子们的不情愿。除夕日，送父亲上班，会和哥姐送父亲很远。家里就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守岁。这样的年夜饭简单，甚至叫不上年夜饭，跟一顿普通的晚饭差不多，就是多些母亲准备的年货。有煮好的猪头肉、猪蹄冻、油炸小黄花鱼以及花生米、青豆、杏仁煮熟拌在一起的咸菜。母亲有几道很可以拿出手的大菜，不过那要等父亲下班回来，家里来客人时才能炒。

年夜饭一结束，翘首以盼的是年五更的水饺，那叫一个好吃。好吃不过饺子嘛！母亲调的豆腐素馅饺子，可谓吃遍天下无敌手，也是我们家的祖传，恕我在此不能透露豆腐之外的其他馅料以及制作秘方。更吸引孩子们的是水饺里包着的硬币，谁吃到硬币归谁。一分、二分、五分都有，但是母亲到底在水饺里放多少硬币，她从不说明，孩子们也不知道。根据母亲的告诫，年五更也不能问。母亲把水饺端上来，孩子们就是闷头快吃多吃，力争硬币与水饺比例等量均衡。准备下水饺的时候开始放鞭炮。水饺煮好上桌前，母亲先盛出三碗，端到院子里的桌子上，摆上筷子，放上酒杯，母亲会带着孩子们向着东西南北方磕头拜祖先。事毕，回屋吃水饺。除夕夜的静谧，随着吃完水饺而结束。我们嬉戏，吃花生、瓜子，吃甜甜的糖果，等待着母亲每个孩子五角钱的压岁钱。

这就是过年了。

由远及近，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是祖先思想智慧与生活实际淬炼出来的精神结晶，自有其合理、延顺的生命机体。不是拍脑袋的结果。尊重与继续是后人的责任、良心，也是选择美好生活之道。除夕是春节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人文与精神衣钵。除夕实际上是以民俗的形制，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方法对全家一年来大事小情的总结。它不是书面的总结报告，而是嵌入人心“时”的感悟，“物”的化解，对未来的托付。这几天在写春联，总被一些对未来充满憧憬与期待的话语感动。像“吉星高照家富有，大地回春人安康”，再有“一帆风顺年年好，万事如意步步高”，横批中的“迎新接福”“春满人间”“万象更新”。百姓的朴素情感和冀望尽在其中，借此送给诸君，欢度新年。

【窗下思潮】

## 心随大河东去

□金后子

初冬时节，我再次去探访城北的那条大河。她依然缓缓地向东流着，波澜不惊，只是比秋天瘦了许多。鹤、华两山在阳光下展示着它们的风骨。举目四望，河两岸的原野安详而平静，多像心底积蓄的一潭碧水，没有一点儿涟漪。是啊，自己也到了秋冬交汇的季节，内心的田野变得越来越宁静。

午餐我们就近来到鹤华大酒店。酒店大厅东面镶嵌着一幅巨大的书法作品，洋洋洒洒的文字占据了一面墙。在书法作品前照相的客人一拨接一拨。我指着落款对同行的朋友说：“请你们看看我写的这幅字。”他们几乎同时惊呼。

“‘圣贤道理如云挂山头，行至山头云又远；诗书意味似月浮水面，劈开水面月更深。’太美了、太深了，太有画面感了！”大家异口同声感叹道。

中午就餐，酒过三巡，酒店杨经理恳请我给他办公室写幅字。他说读了我的《大地的苍茫》，其中《木堂哥》一文写得太悲惨了，看得他泪流满面。我说：“那太好了。文章能影响别人是幸福的，哪怕有一位读者心有所感，心有所得也是好的。”

到黄河去的第三天，我读到一篇文章，标题是《明天就去养老院了》。主人公是一位在艺术上很有造诣的独居老头，要到养老院时，他左思右想，只带了身份证、银行卡和一本相册，其他物什都感觉多余。面对林林总总的艺术品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将要离开这个老窝时，他挚爱热爱的东西，在子孙眼里大概是一文不值。其实，人退休或从公众视野里消失的那一刻，就是第一次离开这个世界的死亡演习。

记得去年自认为得意的书法作品落户鹤华大酒店，曾邀请女儿女婿去看，他们却很很漠然，女儿说：“少玩这些虚的，还是多干点家务吧。”噢，我突然恍悟，面对生活的快节奏，自己喜欢的事情儿女们不一定喜欢；自己钟爱的，他们并不一定钟爱。从此我就坚定了不能把心仪的书法作品、散文文稿留在家里的决心，也就萌生了把它们寄存于档案馆的想法。济南市档案馆继收藏我的十本文学作品及文稿后，又决定收藏我的书法作品。我足足用了半天时间把90幅装裱好的书法作品分类整理好，一趟趟地抱到车上，满是不舍又满是释怀。当看到那一根根字轴已生出或多或少斑点时，感觉总算给这些孩子找到了安适的家。

档案馆的老张说：“不要舍不得，档案馆是一个不算可爱但绝对可靠的地方。”

“可爱、可靠都无所谓，只要心安就行了。”我答。

当把凝聚着心血的文化产品及第八届冰心散文奖、首届齐鲁散文奖等获奖证书奖章奖杯，全都交给档案馆时，光风霁月，心里一下子敞亮许多。后来捐赠的范围又扩大到了省市五好家庭的证书、奖牌，还有妻子的五本诗集，以及周三读书会的作品集。当把这一揽子工程完成，看到档案馆征集处的一行人推着小车满脸笑靥的时候，我也笑了。

我心里明白，一个人早晚是会被遗忘的，多少年后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文化产品或早或迟也会被清理掉，但只要想到这些文字曾经被某位读者看到，并与之产生共鸣，甚至对他的人生产生过影响，虽然我们可能并不相识，但通过文字我们实现了心与心的交流，就忍不住感慨文字的神奇力量，更不忍荒芜手中的笔。想到若干年后有读者于这些年代久远的文字中感受到典雅、圆融、练达之美，启迪出对社会、对人生的思考，生发出跨越时空的文学交感，我便欣慰了。可以说于人类长河之波澜壮阔中，文字以深刻久远之形式延续了我们有限的生命，使我们这些笔耕者有幸成为了被遗忘较晚的人。

把这些文化家当安顿好，我突然感觉初冬的风是温湿的，是少有的宜人的风，也突然发现自己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这座城市是那样地可爱，周围的人和物是那样地养眼。风中，又想起了城北那条生生不息的大河，千百年来，浪花淘尽，不知它承载着多少文人墨客的感情和思索奔向大海。我的心，早已随浪花滚滚东去。